

「華少，想讀文學嗎？」

「啊？！A老師，別耍我。我沒有修過會考文學，怎能讀預科的文學？」

「別怕！高考文學跟會考的不一樣，你會考中文成績這麼好，沒問題的。」

剛剛接到成績通知書的我，突然有點手足無措。成績其實不錯，只是不知道要選那一科好。

貼在黑板上的選科紙，提示我怎樣選科。無疑是選定了世史這一科了，可是對中史、地理、經濟都無從入手。還是放棄經濟吧，反正不是數學人材！

世史、中史、地理。好，就這三科吧！當有了抉擇，正要踏出課室門口，向報讀中六的課室出發的時候，我看見了他。身穿黑衣的他站在課室門口，拿著成績通知書與同學聊天。

我停住了腳步，遲疑了一會兒。滿腦子都在想，他的成績如何呢？

突然A老師進入了課室，喚我的名字，將我帶到課室外的欄杆，對我說了這番說話。

高大的A老師遮住了我的視線。我探出頭來，向課室門口搜索。他一臉豁達，不知他文學科的成績又如何呢？

「A老師，你們文學班的成績如何？」

「也不錯……」

之後A老師說了些什麼，都沒有聽進我的耳朵。反而一段段的回憶在腦海裏倒帶。

「聽說這次文學測驗很難，你的成績又如何？」

「行！我怎麼不行？」

「也對，聽說你在文學班排行第二呢！」

「你哪裏來這麼多『聽說』呢？」



「怎麼樣？我覺得你可以應付高考文學才找你的。」

大概是我那篇文章作怪吧！《下課鐘聲響起以前》是我用文字記下我和他的故事，每個字都流露絲絲情感。這篇文章在網上流傳到A老師手上，由此他對我刮目相看。

「好吧！就選讀文學吧！」

看著他拿著成績通知書落寞地走了，那個不羈的背影告訴我，他未能升讀中六，我們坐在一起的日子已不可再了。那一刻，我只想替他選讀高考文學。所以一口答應了A老師。

漫長的暑假過去了，文學課本一頁一頁的揭開。文學比想像中難得多。是誰說不難的？我覺得很難。

「文學難不難？」

「不難，一點都不難。」

「你是在胡謔吧！阿儀說很難啊！」

「你在背書啊？嘴巴在動不動似的那樣。」

「對啊！我在背書，文學待會要默書。」

想起他當年在背書，這年我也在背書。「天意人事，可以悽愴傷心者矣！」那麼我們算是一起背過文學課文嗎？

「讀文學悶不悶？我看見這些文言文就想睡了。」

「悶，很悶，很沒趣。」

「那為何還要選讀文學呢？」

「這書是很悶，可是由A老師來教，就變得沒有那麼悶了。」

他這句話沒騙我，上文學課真的一點都不悶。不知道A老師教我的這一年，是不是比教他那一年還有趣呢？

「華少，你的文學成績又排行第二，到底甘心嗎？」

「甘心啊，第二有什麼不好，我喜歡排第二。」

我還記得那年他也是排第二。排第二的情意結，誰能解開呢？

讓同一個老師教導，有同一個名次，看著同一片天空，去年的他有何想過明年今日，有這樣的一個人，與他做同樣的事呢？

「你這次期末考試的成績很差，近來有什麼事困擾你啊？」

這句問候有弦外之音，我聽得出。同學和老師都以為我因為感情而令文學科成績倒退。「眾人皆醉我獨醒」。我開始明白為何古人都愛說無人明白自己。這時候我也想說一句：「無人明白我。」

文學令我體會到，凡事不可看表面，我們讀了眾多名家的文章，究竟是否明白他們的心理？

別人都以為我墮入了愛河，而事實上，我站在遠遠的高山上，一直封閉著自己，獨對花醉。一直困擾我的，是對文學的認受危機。

我以為讀文學，記憶力強便足夠了。每次考試測驗前都背課文，將試題參考答案背到滾瓜爛熟，以為這樣便得到好分數。在中六最後一次文學考試，我徹徹底底地明白自己錯了。

「背誦試題的參考答案是不足夠的。」

對！從前我沒有用心去理解課文，我糟蹋了作者的心血，我蹂躪了文章的神聖。我以為為了誰而讀文學是一件偉大的事，我錯了，我只是一直背著沉重的包袱，怪不得期末考試之前就累了。這年來，每次文學作文，執起筆卻寫不來，我和他的故事已接不下去了，剩下來陪著我的，只有文學。

距離高考文學還有半年時間，我希望不再將文學與人扯上任何關係，能真正體會讀文學的樂趣！

教師回饋：男生瀟灑不羈地遠去，無意間卻把女生帶到學問上的新領域。孜孜不倦力求突破的背後，有著刻骨銘心未能彌補的遺憾。敘事不按時序，找尋零碎回憶的片段，寫出學業與感情的困惱，給沉悶的學科抹上一絲浪漫色彩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咬緊牙關奮鬥向上，是為了得到誰的認同與接受？